

朱子大全

冊
卒

卷之六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七

詩

與一維那

以下見陳利用編大同集

老親比苦重聽服上人藥遂良已上人索詩
久廢無次聊復此殊不佳也紹興癸酉九月
晦日紫陽朱仲晦書

當年事幽討結友窮名山曾逢許斧子去採玉芝還歸來
坐空房神清骨毛寒起視塵中人一見了肺肝探囊出刀
圭生死毫釐間相逢瘴海秋遺我黃金丹高堂得聽瑩班
衣有餘歡謝師無言說古井生波瀾

上廣文

廣文何事創樓居收拾家藏理蠹餘尚有簡編充棟宇擬
陳車馬大門閭移床客去邀明月送酒人來遞異書縱使

清貧無長物猶勝四壁似相如

考試感事戲作

海邑三年吏勤勞不爲身但令官事了從遣黠兒嗔

題米倉壁

度量無私本至公寸心貪得意何窮若教老子莊周見剖
斗除衡付一空

題安隱壁

征車少憩林間寺試問南枝開未開日暮天寒無酒飲不
須空喚莫愁來

題梵天方丈壁

輸盡王租生理微野僧行乞暮還歸山空日落無鐘鼓只
有虛堂蝙蝠飛

五月五日海上遇風雨作

疾風吹雨滿征衫
陸走川行兩不堪
塵事縈人心事遠
濯纓何必在江潭

兩絕句送順之南歸

門前三徑長蒿萊
愧予慙懃千里來
校罷遺書却歸去
此心元自不曾灰
幾年江海事幽尋
徧興雲僧話此心
今日肯來論舊學
歲寒猶恐雪霜侵

寄陳講師

以下見別編臨江集

聞道山中客年來
鬢欲皤靜便三徑
小貧覺一身多且喜
詩無病從教睡作
魔故人今領衆猶足
慰蹉跎

別陳講師

幾年勞夢想今日
慰登臨况入芝蘭室
又聞金玉音與君
連夜語盡我一生心
此外成華髮無因得
重尋

登閣早山

疊疊層巒鎖闕宮我來舊地訪靈蹤
葛仙去後無丹竈弟子今成白髮翁
一派泠泠臺下水半空漠漠嶺頭雲
祖師成道沖天去只有無窮受籙人

送單應之往閣山

杖頭挑月入煙蘿城郭塵埃柰爾何
若到名山高着眼洞天深處異人多
回首名山我舊遊曾將風袂挹浮丘
如今不及臺邊水長向山前山後流

送李道士歸玉笥三首

偶隨雲去伴雲歸笑指清都在翠微
爲我中間留一榻他年去著薜蘿衣

玉笥山連都水坑，拂雲樓殿對崢嶸。
君歸後夜無餘事，臥聽寒泉落澗聲。

莫惜臨行酒一杯，看君上馬古城隈。
相望兩地無多遠，頻寄音書與鴈來。

題赤城觀

落日空山秋氣清，泠泠古木亂蟬鳴。
僊人一去鶴不返，劍客重來丹已成。
靜對竹爐煙縷直，細看月窟桂華生。
此身舊有蓬瀛約，玉簡歸來問姓名。

尤溪縣學觀大閣

見尤川志及南溪祠堂志

令尹絃歌不下堂，叱嗟層觀麗扶桑。
朱甍碧瓦臨無地，散帙投壺樂未央。
得意溪山供徙倚，忘情魚鳥共徜徉。
應觀物我同根處，剖破藩籬卽大方。

十月上休日遊臥龍玉淵三峽，用山谷驚鹿須要

野學盟鷗本願秋江分韻得鷗字

按大全集但有鷗字韻不載此

鷗字韻馮本有之或云先生命門人所作而後不用或又云得兩韻而集軼之以下見南康集

匡廬霜天後不見雲氣浮木葉紅已疎山顏轉清幽向聞
有絕壑乃在臥龍湫及此遂一往幸無煙景愁躋攀欲其
深泉石固所求况有百尺崖噴雪飛寒流幽岑自回抱直
下鳴青瑤便可洗我耳枕石忘所憂精神共虛廓方物皆
悠悠所恨非獨往不能恣夷猶仰歎雲間鶴俯羨谷中鷗
先生先我來結屋陽岡頭虛名付忠武滅迹慕巢由是間
頗足居不田亦平疇野人種椒橘崖蜜易歲收西源有老
翁卷舌藏戈矛似學辟世士乃欲邀聖丘先生且無然但
作一月留俟我有決計宅時卜從游

次周師溫遊書堂韻兼簡坐上諸同志

疇昔因來行水餘依依唯認昔人居新堂已幸經重構舊
事難追更特書所願絃歌聞十室休誇文字賦三都同來
況有濂溪裔心印相傳儘未疎
開聖賢西源居士廬寄秋蘭小詩爲謝
知有幽芳近水開故攀危磴斲蒼苔却憐病客空齋冷帶
雨和煙遠寄來

記

盤谷傳公客於泉州城東之佛寺間卽其寓舍之西偏治

以下見大同集

一室達其南北以爲軒窗極爽塏左右圖史自六經而下
百家諸子史氏之記籍與夫騷人墨客之文章外至浮屠
老子之書荒虛譎詭諧小說種植方藥卜相博弈之數
皆以列置無外求者公於是日俯仰盤礴於其間繙羣書

而誦之蚤夜不厭人蓋莫窺其所用心而公自以爲天下之樂無易此者故嘗取歐陽子之詩以名其室曰至樂之齋而顧謂某曰爲我記之某辭謝不敏不嫻於文字且不敢爲庸人誦說而況敢爲是耶旣公命之不置某不得終辭乃承命而退推公意所以然者而書之曰人之所以神明其德應物而不窮者心而已古之君子自其始學則盡力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而內事其心旣久且熟矣則心平而氣和冲融暢適與物無際其觀於一事物之變蓋無往而非吾樂也而況載籍所傳上超羲農下至于茲其間聖賢之行事問學之源奧是非得失理亂存亡廢興之故包括籠絡靡不畢具苟涉其辭義而心必契焉則其可樂而玩也豈不亦至矣哉惟世之學者或不足以知此而勞於記誦佔畢之間以爲事是以語之至者旣扞格而不

入於心惟其粗厲而不平者感而入焉則其間勃然而鬪而怒矣亦何樂之云哉某惟歐陽子之詩與公之所以取焉者蓋其指略如此因序次以爲公齋記云紹興二十六年閏月癸卯新安朱某記

怨齋記

溫陵陳君養正讀書之堂同郡呂君少衛榜之曰怨齋而陳君有謁於予曰願有記也予故以是往而觀焉則其垣屋位置與夫几案圖書花藥之列無不合其宜得其所蓋飾不過侈而簡不至陋起居便適而視聽無邪真若幽人逸士之居者雖予亦樂之將爲之記而問其作興端原則曰此吾居第之東榮也凡茲棟宇皆亡所改於其舊惟鑿牕牖以候明晦焉而爲是室也此亦何所可記顧吾之所以望於夫子者願聞怨之說而盡心焉耳予聞之懽然曰

子之志則善矣而非予所敢當也予不佞少從先生長者游嘗竊聞夫恕之說以爲不過推己之心以及人而已勉而行之又以爲無難也然克己之功未加而蔽於有我之私勝則非此未嘗不病焉而何敢易言之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用此辭謝不敢有者幾累月陳君請之不置而呂君亦以爲言予不得以終辭也則歷誦前語而謂之曰以是爲記足以不沒乎爲齋之實而亦可見強恕之難矣惟呂君幸以爲不悖於所以名之意則庶乎其施也二君皆曰善遂書寘齋屋壁間以視陳君且自警也紹興二十七年十二月五日新安朱某記

祝文

鄉飲舍菜二先師祝文

見大同集

敢昭告于先師堯國公先師鄒國公朝廷舉遺興禮使郡

縣三歲一行鄉飲酒之禮以迪其士子俾莫不精白以祇承明詔某爲縣長吏敢不以時奉行卽事之初以禮舍菜于先聖至聖文宣王以公等配

赦後祭

祝文

見南康集

乃季秋辛未天子有事于合宮樂備禮成歆祭澤于宇內凡諸祀壇宇之有功於民者悉詔有司潔嚴報享惟王聖德神功賴及萬世至今天下生人有一日之安者皆王之德也邦有彝典敢或不虔仰惟明靈尙其昭鑒

祭文

祭芸谷文

先生之曾孫沂藏錄藁

維乾道五年歲次己丑三月丁巳朔十有四日庚午迪功郎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朱某敢以香茶酒果之奠託友人林用中致祭于亡友林君師魯之靈惟昔先君與芸齋先

生遊而吾師魯又不鄙某愚嘗不遠數百里過我潭溪之上蓋將從容講學以共進於斯道也顧以姻喪欲留不可自是一別遂訣終天嗚呼痛哉志長命短如師魯之才之敏乃不克究其業而止於斯吾徒二三子失良友之助能不隕涕相吊而况高堂垂白又何以堪此愁苦耶某形疲道遠不能往哭香茗之奠以累同志遵承先志收拾遺文并以囑之庶可無憾嗟嗟師魯尙克鑒此而享之耶嗚呼哀哉

祭文

先生之孫濬家藏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九月癸卯朔十六日戊午宣教郎朱某敢以酒肴之奠告于太夫人氏靈筵曰我昔貧病掩關自休有來自東而辱與遊既往既來十年頓久義篤情親謂我昆友我相其流以必其源曰是世德抑母之

賢惟母之賢聘 名族媿德清門慈祥雍睦成其二子學
古行脩左右致孝色思其柔顧我者誰曰寔其季適騫以
翔遽以憂躋我聞其憂驚歎失聲孰勤斯誨弗俾其榮往
吊不能且悲且愧千里緘辭相此一酹嗚呼哀哉

題跋

芸齋遺文跋

先生之曾孫沂藏錄藁

先君子志尚高潔不妄與人交蓋嘗避地福之古田得芸
齋先生林公而與之遊愛其學識行誼有以過人而惜其
且將湮沒無聞於世也及仕於朝爲之延譽甚力然竟不
及試用識者恨之某自幼侍立先君子之側則已聞先生
爲人之大略近乃得其臨終手筆數十百言戒其家治喪
無用浮屠法者讀之然後知先生所學之純所養之固見
於死生之際者又如此宜乎先君子之所甚厚而不忘也

三復至言惟念先志追慕哽絕不知所言既而先生之子魯山不遠數百里過某於潭溪之上道語舊故泫然久之因謂某曰先人絕筆之書將刻諸石以傳學者子爲我識之某惟先生於此特示人以變俗由禮之大端耳若夫反躬格物以明先王制作之本使其情文義數粲然大備盡祛千載習俗之陋而壹反之於正豈不猶有望於後人哉師魯篤志好學其果能進此以成先生之志則豈惟某與一二友朋之願抑先君子實寵嘉之因敬書以附其後云乾道戊子四月丁酉新安朱某敬書

書李巽伯所跋石鼓文後

先生之曾孫濬家藏

唐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勗著論岐陽獵鼓引歐陽虞褚並稱墨妙爲據三君體法爲世楷式賞好爲物軒輊在當時已爾今其故蹟僅存隋珠和璧不足喻其珍也予

避地來南一日料檢行度得歧鼓及孔廟醴泉化度孟
師丹州諸碑流徙之餘偶無散落爲之驚喜過望書其
事以示子孫建炎己酉夾鍾五日維人李處權巽伯
余年十八九時邂逅李卿於衢守張紫微坐上二公皆一
時名勝揮麈論文意象超逸令人傾竦今觀此卷恍然若
將復見其人而追數歲月忽已四十寒暑矣不惟前輩零
落殆盡而及見之者亦無幾人可爲大息淳熙戊申五月
既望朱某仲晦父書

跋訛傳龜山列子解後

先生之曾孫
主簿家藏

龜山之見二先生在元豐之初此書作於其前固不足怪
跋語則出於其後而有非所宜言者矣豈其後人有惜是
書而不忍棄者託爲是語以重之歟噫是書則傳而其爲
龜山之累也甚矣向見沈公雅說有此書初不敢信淳熙